

周支隊大廟平川

抄



新大衆文藝叢書

周支大隊平川

馬 烽 著

目錄

爲了完成任務·····	一
張初元的故事·····	一四
毛主席的像片·····	四六
周文隊大鬧平川·····	五五
賈善人·····	八〇
一個雷雨的夜晚·····	八九

爲了完成任務

一九四六年夏天，三伏沒下一滴雨，天上看不到一片黑雲，太陽像一盆火，烤的穀子黃了半截，豆葉捲成了筒筒……。

那時，好多村子都在祈雨，張家莊唱祈雨戲花了二十五石米；劉智村去駱駝山偷龍王跌死一個人，……錢花了，人死了，雨還是沒下，祈雨的還是照樣祈。

縣上看到問題越來越嚴重了，才急急忙忙給區上下了一道緊急指示，讓積極說服羣衆打破迷信，防止浪費，領導羣衆積極進行防旱備荒，爭取在半月內，克服祈雨現

象。

區公所接到指示，忙給各行政村去了公事：不准祈雨唱戲，要領導防旱備荒，限十天完成任務。這比縣上更緊了一步。

公事到了石坊行政村，村長劉富根正在家裏照護婆姨生孩子。看了公事，忙對他娘和接生婆說：『你們照護吧！我有公事要辦。』他娘不高興地說：『甚的些要緊事！養孩子就不要緊？』劉村長沒答理，揀了個掛包，相隨上村公所通訊員，一氣就跑回田村自然村。

已經晌午時分了。一進村，只見小娃娃們頭上戴着柳條圈圈，滿街蹦跳，走到街龍王廟門口，好多人忙忙亂亂：有的在打掃戲台，有的在搬桌椅，……揚起一片塵土，廟院裏傳出清脆的磬聲。

村主任田二官，出着一頭汗水，正從廟院裏走出來，一眼看到了劉村長，不由得臉紅了一下，連忙跑過來說：

● 行政村等於鄉，自然村屬行政村領導。

『剛來？快到農會息息去吧，天氣好熱啊！』說着，用袖子擦了一下頭上的汗水。

劉村長擲着破草帽，看，他一眼說：

『誰讓你們祈雨？你們當幹部的還講迷信，這還行？！』

村主任田二官說：『羣衆要祈雨！咱把嘴都快說破了，也不抵事。不過這龍王還靈驗，一祈就……』他的話還沒說完，劉村長氣呼呼地搶着說：『靈個屁！你這幹部思想就不通！』

正說中間，民兵分隊長從廟院裏跑出來了，從頭到腳穿着一身白衣服，老遠就喊道：『劉村長可碰巧了，後晌就開戲，北路下來的好道情，唱旦的……』正說的高興，忽然看見劉村長嘴臉惱的怕人，忙把下半句話嚥回去了。

劉村長盯了他一眼說：『誰叫你們唱戲？浪費羣衆財物！』分隊長沒敢喘氣，劉村長又說：『快召集羣衆開會，這還成！』

村主任田二官說：『熱紅晌午跑的很乏，吃了飯，歇過晌來再開吧！』

劉村長擺了擺手說：『現在就開，開完我還要走！』

分隊長只好跑去吼人。田二官想把劉村長引到農會裏去，可是劉村長走回廟裏去了。田二官也只好跟進去。

二

劉村長一進廟門，只見廟院裏很多人，正殿裏香煙繚繞。當院太陽底下，跪着十幾個老漢，光頭赤臂，汗水淋淋，褲子都被印濕了。

劉村長大聲喊道：『這叫幹甚麼？起來！迷信腦袋！』

跪着的人還是跪着，好像沒有聽見，頭也沒回一下。劉村長更火了，叫通訊員一個一個拉了起來。村主任田二官想說幾句話，看了看劉村長臉色不對勁，只好躲在一邊。

被拉起來的幾個老漢，圍着劉村長請求道：『好村長咧！眼看莊稼快旱死了，這兩可不能不祈！』有的說：『得罪下龍王要下冷蛋子咧！』

劉村長說：『這都是迷信，一祈就能下雨的話，天下不遭旱災了！』

有幾個人站在一旁說風涼話：『全看心誠不誠咧！』『今年公糧不讓咱出，咱就不要祈雨！』

劉村長更氣壞了，睜大眼睛向人羣裏找說話的人，口中叫道：『說甚麼？說甚麼？』

田二官看見有點下不了台，忙過來說：『水開了，喝點茶再討論吧！』說着把劉村長拉到偏殿走廊下，那裏擺着桌凳和茶壺。

人陸續來齊了，有的端着飯碗，有的叼着煙袋，都是光着頭，汗珠在太陽下閃閃發光，沒有一個戴草帽的。

會開了，劉村長站在台階上講話，他說上級命令不准祈雨，更不准唱戲，要再開祈雨唱戲，本村幹部們要負責任，要受處分。

劉村長講演完，便帶上通訊員走了，本村幹部們挽留吃飯也不吃，他心裏很急，忙着要去桃家園、靳家莊看看。臨走對本村幹部們說：『再開祈雨唱戲，你們要受處

分！」

村主任田二官，送走老劉返回來時，廟院裏羣衆一個也沒散，那十幾個老漢，又光着頭跪到原地方了，他急得大聲說：

『村長不准祈雨嘛！你們這，這……』

人羣中亂紛紛地吵道：

『這也不准，那也不准，我和我老婆睡覺不准！』

『狗咬耗子多管閒事，浪費又沒浪費了他家的！』

『這雨是非祈不行，誰不知道咱村的龍王爺靈，得罪了就下冷蛋子！』

人羣裏接着亂喊：『非祈不行！非祈不行！』

村主任田二官出着一頭汗水，搓着兩手說：

『你們祈雨我坐蠟，我這村主任也當愁不了。老鼠鑽到風箱裏，兩頭受氣！』

這時，有幾個年青人圍過來說：『已經派牲口馱戲箱去了，一天也不唱，怎退人家戲班子？今晚上偷偷唱上一晚，明天打發人家起身也好說。只要村裏人包住不說，

誰知道？』『怕露了風聲的話，村口上安個哨，萬無一失！』

衆人都說：『對嘛！這可是兩全其美！』

『就是劉村長知道了，也不要你們幹部負責任，你們齊推到全村老百姓身上！』
那幾個老漢說：『新政權講民主，打量也不能把全村人都禁閉起來！』

田二官說：『你們要唱你們唱，我不管！』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三

天黑時分，劉村長從那兩個村返了回來，彎着一肚子氣，那兩村和這裏情形相差不多，雖然給村幹部們發了頓脾氣，但心裏還是不痛快。他想：『非處分幾個不行，作個榜樣，砍一斧震百林！』他想再到田村看看，他很不放心，聽人們吵吵戲箱子獸到田村了。

當他和通訊員快走到田村時，遠遠就聽見村裏樂器敲得很好聽，劉村長不由得火上加油，急急忙忙跑進了村裏。村口上本來有兩個娃娃放哨，一開戲早都跑了。

劉村長走到當街，只見戲場裏擠滿了黑壓壓的人頭，戲台柱子上綁了兩個斗，裏邊點着兩個油碗，發着昏暗的光。台上正在唱老少換妻，唱旦的在樂器聲中滿台亂扭，把腰都快扭斷了，滿場子發出『哄哄』的笑聲；突然，劉村長怒狠狠地出現在台口，大聲喊道：『這簡直反了，這是誰的主意？』

全戲場都靜的鴉雀無聲了，鑼鼓絲絃都停了，唱旦的站在台前發楞，扭也不好，回去也不好。全場的眼睛都望着劉村長。

『田二官！田二官！』劉村長向台下呼喊村主任。人羣中有人回道：

『沒來，病了！』

劉村長又叫分隊長，下邊也說沒來。他氣得兩眼睜圓，忽然回頭看見唱旦的楞在那裏，馬上找到了發火的對象：

『誰讓你們來這裏唱？』

『咱賺了人家的錢，人家讓到那裏唱，咱就到那裏！』唱旦的說。

『混蛋！』劉村長擺了擺手說：『不說實話捆起來！』

通訊員從腰裏解下繩子，慢騰騰地把唱旦的捆起了，唱旦的哭喪着臉道：

『戲班有班主，唱戲有寫頭，就是犯了法也輪不上捆咱！』

這時台下已不像剛才那樣靜了，全場子都亂紛紛地站了起來，七嘴八舌地說：

『捆大家客人才沒情由咧！』

『日本人佔了八九年不讓唱戲，解放了還不叫唱一唱！』

『這還天天講民主咧！』

『打倒獨主！……』

劉村長向台下掃了一眼說：

『誰負責任唱的？站上來！』

『我們都負責任！』台下齊聲吼叫着，便有幾塊西瓜皮扔上台，可好扔在了劉村長面門上，劉村長跳了起來吼道：『你們反了！』說着從通訊員手裏奪過了步槍。

這時台下已亂成了一片，女人、娃娃們尖聲叫着奔跑，凳子撞倒了，台上的油燈打熄了，好多人撲上了台子，劉村長被推倒在地上，腿上背上被人踏了幾腳，背上還

挨了幾拳。

劉村長挨了打，回到了行政村村公所裏，怒氣冲天，把這事和民兵中隊長幾個幹部講了。大家都說：『裏邊一定有問題！敢打新政權的幹部，這一定是有壞分子搗鬼。』

第二天，中隊長帶了五六個民兵到了田村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自然村幹部、祈雨的幾個社首，一齊都押回了村公所，一共扣了十幾個人。

這下，事情更鬧大了，田村全村人聯名告到區公所。區上連忙派了一個姓李的同志去解決；把扣起的人放了。田村的人回去，又唱了三天戲。區上老李還把中隊長批評了一頓，並讓劉村長去給田村羣衆承認錯誤，劉村長不服氣，說：『要殺要剮由你們，要讓我承認錯誤辦不到。我挨了打，再讓我賠情認錯！沒我活路了！』區上老李下不了台，最後把劉村長押了三天禁閉。

這以後，劉村長工作消極了，一肚子不滿，情緒很不好。

四

十月間，縣上開擴幹會，又提起了這件事，大家讓劉村長講，劉村長說：『我也沒甚意見，怨我當了幹部，我要是老百姓的話，甚事也沒有。反正是咱思想不對！』大家聽出他是不滿的口氣，於是說：『有意見就講，不要裝在肚裏，對區上縣上有意見也要說，誰錯就是誰錯，咱們把問題鬧清！』

半天，劉村長才站起來說：『老實說，我一肚子不高興，反對浪費，禁止祈雨，這是區上的公事，並且限十天完成任務。任務完不成上級批評，爲完成任務挨了羣衆打。兩硬夾一軟，下級幹部沒活路了！爲了完成這件任務，我老婆生孩子我都沒管，挨了羣衆打，區上再給坐禁閉。我捱了羣衆，這是強迫命令！區上把我坐了禁閉，這就不算強迫命令？最近我思想有很大顧慮，消極了工作，這是不對的。但是我們村幹部到底該執行上級命令？還是該跟上羣衆跑？』劉村長講完，好多村幹部都很同情。大家又講了好些意見。

最後，縣委書記老趙作了總結，他說：

『這件事，給我們很大教訓。工作上犯了這個錯誤，主要責任還在縣上。首先是沒有遠見。看着天旱了，不早點發動羣衆防旱備荒，預先打破羣衆迷信落後思想。等到各村祈雨問題嚴重了，才坐在家裏急急忙忙下指示，臨渴了才掘井，並且給下邊限了日子。這就是造成強迫命令的重要原因；其次是沒有告訴大家工作方法。幾年來，我們只要求下邊完成任務，而不提高教育幹部，使大家在思想上、工作方法上、作風上提高。』

『區上也有責任：對縣上的指示沒研究，沒有更具體化，而且打了折扣，更加重了下邊的強迫命令。劉村長犯了錯誤，不加分析，不提高他的思想，使他認識到錯在那裏，單用處分辦法，這是錯誤的。』

『劉村長爲了完成任務，丟開家裏事積極工作，這種精神是好的。但是犯了嚴重的強迫命令錯誤。捆了唱戲的已經錯了，又扣了十幾個羣衆，更錯了，這種錯誤不能單怪他，我們上邊也有責任；平時對他教育不夠。』

縣委書記老趙講完，所有的區村幹部都很滿意，區上老李也作了反省。

劉村長站起來說：『聽了老趙講，我一肚子氣都消了。這件事我的錯誤很大，我思想上就不對頭。有個人思想，怕完不成任務受批評。去了田村沒把自然村幹部思想打通，對羣衆沒多說服教育。後來聽說田村也有很多人不願意祈雨唱戲，怕花錢，怕待客人，如果把這些人團結起來，再打通別人的思想，從祈雨的利害上算一算，也能解決了。那天晚上唱戲，他們也就唱那一晚，捆了一下，羣衆逼了氣，結果又唱了三天，這浪費了多少？現在村裏羣衆也清楚了，他們說，不讓祈雨唱戲也是爲了他們，就是我作法不對。說來說去是自己思想不對，工作作風不好。這次雖然挨了打，也得了些經驗教訓！』

一九四八年於高家村

張初元的故事

一 放羊娃

張初元，從小就是受苦受罪熬煎大的。八歲上，當了織毛口袋工人，俗話說：『僱到的徒弟買到的馬，由人家喂來由人家打。』挨打受氣是家常飯。那時候，學一門門手藝，好不難啊！五年才能滿師。張初元家裏窮，衣裳鞋襪貼賠不起，只學了二年就拉倒了。後來給財主們當了攪牛放羊娃。整年整月，在那荒山野林裏，伴着不會說話的牲畜過活，牲畜吃的肥胖肥胖，人却餓成了黃蠟蠟的。掌櫃的不把他當人看，一說話三瞪眼，開口就罵，伸手就打。那陣子，小孩子，哭了的比尿了的還多。就這